

# 人的未特定化及其技术超越反思的生态视界

包庆德, 贾 敏

**摘 要:** 人的未特定化的特质是从人的本质结构出发, 探讨人的功能相对于动物的特定化而言看似处于劣势的情形, 却有着极大的进化优势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是基于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论层面的第一次转变。人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这一优势, 通过文化创造特别是技术超越以弥补自身结构的不足和本能功能的匮乏。由于技术存在的风险及其后果的不确定性, 并不是所有的技术超越实践都如预期设想般的完美适当, 甚至相当一部分可能带来得不偿失的境况, 体现在单一技术超越在弥补人的未特定化缺陷实践中带有的风险、负效应及其生态限度。为此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有生态层面的评估考量, 从生态视界引发对真正发展的深度反思, 以此实现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论层面的第二次转变。

**关键词:** 人的未特定化; 开放系统; 技术超越; 生态限度; 生态理性

**中图分类号:** B82-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6)06-0076-08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6.06.008

正如自然界呈现的样子总是万千变幻, 无所规定必须按照何种模式进行渐进, 虽有规律却也有所为有所不为一般, 至今我们所探索到的关于自然的一切, 都无法下一个准确定义或者由统一标准去衡量, 而由于视角不同以及初衷与结果差异使得我们重新思考利弊和出路。人与自然在这个层面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就在于两者虽然没有特定的某一种或几种特质突出显现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 但却都普遍存在着未特定化的因素, 像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拥有着发展的无限可能和空间, 也在此过程中兼收并蓄与技术超越。问题在于, 这种兼收并蓄与技术超越是有生态限度的。由此, 应该而且必须给出审视这一技术超越的生态视界。

## 一、普遍暗藏的人的未特定化本质

世界范围内每一种存在的必然性使得自然之中的各种地质形态、资源分布以及呈现出的一系列特点都如此鲜明, 也使得每一物种拥有属于自己的适应和生存的生态位而得以生息繁衍; 同样地, 这个必然性也使得原先存在的特性与新创造的特质之间创建某种内在联系, 从而体现其超越特质。人的未特定化的特质是从人的本质结构出发, 探讨人的功能相对于动物的特定化而言看似处于劣势的情形, 却有着极大的进化优势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是基于对人的本质在认识论层面的第一次转变。

### (一) 无定型下的无限可能

古希腊神话中, 因为造物主将才能尽数分给了其他生物, 分到人类时已分完, 人没有其他生物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哲学基本范畴研究”(11BZX029); 内蒙古大学生态哲学创新团队项目(121106-22)  
作者简介: 包庆德, 历史学博士, 内蒙古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70); 贾敏, 内蒙古大学哲学院硕士研究生

的才能无法生存,因此普罗米修斯自行盗取天火赐给人,人类才能得以存活。当然神话只是人们对于自身以及自然认知的雏形,但我们也可以反思而得出,人类也不是尽善尽美的,特别是从其生物属性意义上存在着先天之不足——奔跑速度不及豹,甚至无法飞翔,无法从出生起便像其他哺乳动物那样直接站立行走等等。而一般动物在总的适应环境的结构上比人更具专门化和特定化,不仅类人猿而且一般动物在其总的构造上都比人更专门化。动物器官适应特定生存条件,每一物种必需器官犹如一把钥匙适合一把锁。这种专门化的效力和范围也就是动物的先天本能,这种本能规定了动物在每一种场合中的给定行为。然而,人的器官并不专门指向某些行为,而是原初就是非专门化的<sup>[1](P172)</sup>。而人类没有这样的一种规定性,要求他具备什么样的器官组织,什么样的能力去适应他生活的环境,如此看来,比起动物各自具备适应生存环境的专门构造,人在生命发展的本能构造上是处于劣势的。

人具有与动物所不同的生长节奏这样的一种态势看起来不利于人的发展,甚至人有可能由于没有专门化的本能构造和特定化的生存技能而被自然所淘汰。但事实却截然相反。正是人的未特定化,使得人的未来发展有着多种实现特定的可能性及其张力,它使人的器官构造在后天的模仿与习得过程中可以实现更多用途的可能性,引发人思考和创造对自己更有利的条件、工具和情境来补足甚至超越相比于动物的专门化的本能构造,适应更多更复杂的环境。这种起初否定性的因素已然转变为极具肯定性的因素,因为人的器官构造没有被明确、狭隘地限定,因而具有无限潜在的可能功能。自觉注意到人缺乏专门化这一现象的是普罗泰格拉以及后来的赫德尔。他们提出问题在于:人的弥补性的肯定的能力怎样与专门化的缺乏相联系呢?德国学者格伦因人的非专门化而把人称为“被剥夺了生存能力的存在物”,正如人们所正确指出的,通过逐一地权衡利弊,我们也能把动物称作“被剥夺了生存能力的存在物”,因为它们没有人的天赋,因此动物从前被理解成人的不完美的初级阶段,格伦的概念只是颠倒了这条思想线索;正如以前人们相信动物没有理性,因此缺乏某些东西一样,现在说人没有专门化,因此也缺乏某些东西<sup>[1](P174)</sup>。但从内在看,之前我们所认为的劣势完全不是劣势,缺乏专门化的未特定化完全是作为一种开放系统而存在,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多元的能力远胜于纯粹的能力。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充斥着无限可能的未特定化状态,才使得人的后续发展更为自由,也为人施展自身的能力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前所未有的机遇。

## (二) 开放系统下的兼收并蓄

人与动物的不同器官构造和不同寻常生长节奏预示着人的另一个特性:向外开放性。换言之,不论身处何种环境,人都可以通过观察习得或观念创造进行对环境的适应。由于人的未特定化,人从出生起就在“习得”状态中,加之特殊社会和文化环境影响,人的智力、情感、动觉等都呈现逐渐发展态势。动物出生后很短时间内就可站立和奔跑,而人则着实需要时日才可逐渐达到这一程度。这种与动物不同的生长节奏,也预示着我们从先天带来纯粹能力并不是决定后天“习得”成果的必然要素。

潜在的决定作用往往在于开放系统这样一种状态的具备。在这样状态下往往有两类需要区别,人可以向鱼学习潜水,向猎豹学习奔跑,这样“习得”本领属于人自身能力的强化;另外一类是,人没有飞翔能力,没有承载这种能力的器官构造,但人向鸟儿学习飞翔,飞机、火箭的发明使人不但飞上了高空,而且比鸟儿飞得更高、更快和更远,甚至探索外太空。从起初的对自然中的动植物的构造的观察中取得灵感,并进行模仿制造,最终造成实体并获得方法,整个过程都充满着未知,也充满着对于人自身器官构造和生存能力上的未特定化进行技术超越的目的指向。人是在以充满创造性和探索精神中达到对于外界多元化认识和把握的,在此过程中,人也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和能力上的超越。

这种开放的状态使人能够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也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源源不断的信息激发

着创造的灵感和超越的潜质。从外界“习得”的,通过时间和实践的洗礼,不断地优化和强化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能力。如此看来,人的开放系统和多元化发展代表更具发展的身心潜力和能力可能。

### (三) 观念创造及自我引导

人从最初的发展开始就没有因为自身具备的或是缺乏的那部分功能所局限,而是不受这一系列因素控制地进行思考和发明,用其他的东西或是进一步创造出来的东西对于缺乏的部分进行弥补,与此同时,也善于发现值得借鉴的特性,以达到自身进一步发展的目的。

人之所以可以做到在开放的系统状态下的兼收并蓄,是因为人的智力在逐渐发展、成熟,人的认识也逐渐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演进,从最初的观察到之后积累素材、分析思考,无不散发着智慧的火光。兰德曼引用歌德的话:“我从祭坛上带来纯洁的火,我所点燃的不是纯洁的火焰。”人的创造力的沉淀物凝聚成的“客观精神”——兰德曼用这个其涵义被扩展了的黑格尔术语来表示一个由人所创造的、独立于人同时又反作用于人的文化世界<sup>[1](P4)</sup>。也就是说,人在观念创造的同时,也创造了属人的文化,文化是不能离开人这一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同样地,人也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否则在观念和精神上便无所依存。因为从古至今,人对于自身未特定化所做的超越实践无一不是文化的积累过程,人的创造性是生存于历史中的,也是具体的。由此,人对于自然的未特定化的补足和改造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自然文化积累过程,同样不可与人对自身的超越实践相脱离。因此,兰德曼认为,文化人类学才是最有希望的、属于未来的人类学,而以往的人类学都是它的前奏。人的创造性不是人的偶然性特征,而是由人的无定形、非专门化、可塑性和自我教育等构成的人类的“本质”。这种本质不能被想象成一个结果,而是一个产生结果的过程,一个不断放弃原始的不完善的过程<sup>[1](P5)</sup>。向外界的开放系统是人的自由和创造性的直接体现,这种创造的结果反映在人所创造出的文化世界。

人的超越实践是出于自身内在需求,观念创造或许会带来不一样甚至出乎意料的结果,但却意味着比之前更进一步地了解和认识自身,而在过程中和对待结果的态度上,就极需要自我引导发挥效用。自我引导是人特有的特质,也是未特定化的特质赋予人的能力,从无到有的改变使得方向选择和预计结果把握等等都要慎重,所要参考的标准也需要多元化。可以说观念创造的首创精神使得人获得了除先天外更多的能力以超越未特定化这一特质,使人通过创造而习得,从而更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生存环境,而自我引导则是在观念创造的过程中施以社会习俗和文化范围内的规定,通过不断地反思和总结,尝试着寻找正确方向,从而使得超越作用发挥到最大,保证人对于未特定化的超越实践不致偏离。

## 二、技术对于人的未特定化的超越

这里的“技术”是技术纵向发展历史过程中,人的身体技能以及人在适应自然过程中的创造。当人自觉不自觉运用未特定化这一优势,通过文化创造特别是技术超越以弥补自身结构的不足和本能功能的匮乏。由于技术存在的风险及其后果的不确定性,并不是所有的技术超越都如预期设想般的完美适当,甚至相当一部分可能带来得不偿失的境况,体现在单一技术超越在弥补人的未特定化缺陷的实践中所带来的风险、负效应及其生态限度。

### (一) 取材于自然的技术

从灵感来源和资源摄取的层面讲,人的感官效能和行为实践所体现出的“非专门化”,为了进行对于未特定化的特质有所突破,更为了在营造出未特定化的开放系统之后有所超越,往往成为相关技术领域创新发展的新阶段和新方向。首先,从灵感来源讲,自然是技术产生的先在前提,出于一种提示作用和观察对象而言,大自然中林林总总的动植物对象成为我们接触的第一手资料,人最

初的“习得”便是在自然中进行观察和模仿,这也是我们得以在复杂的环境下进行适应和生存的首要条件。锯子的发明源于被有锯齿的叶子划伤,吸盘的发明源于对壁虎的脚进行观察和研究,潜艇的发明源于对于海洋中拥有流线型躯体的鲸和海豚的仿生等等,都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灵感来源。其次,在接下来的创造过程中,需要从自然中取材,以实现我们的想法,建造潜艇、飞机等需要大量来自于自然的资源和能源,制作防寒保暖的毛皮棉衣也需要从动物那里取材。可以说只要有了灵感和想法,我们不难从大自然中获取资源进行加工和创造,以超越人的未特定化,保证人适应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

从实现方法和作用对象的层面讲,首先,实现方法是技术的重要形式,缺少技术应有形式,其蕴含内容也就丢失应有价值,技术就难以称奇了。从技术评价看,技术本质在于创新,创新是人的本质力量体现,也是人的观念创造的总体体现。“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sup>[2](P58)</sup>人作为创新性技术主体,必然要通过创新性技术来实现实践领域的技术,而打破常规另辟蹊径,是基于对人的未特定化的特质上认识与方法灵活应用的价值体现。麦克卢汉指出:“技术产生一种迫使人需要它的威力,但是这一威力并不能摆脱技术而独立存在,技术是人体和感官的延伸。”<sup>[3](P99)</sup>也就是说,技术从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以致神经官能都以其独特创造性实现人在此之前无法企及的领域;其次,作用对象是创新后的技术目的所指。技术不光对人的未特定化进行超越,同样也在各方面为人营造适合生存和发展的氛围。人的探索求新之欲是与生俱来且无穷无尽,技术效能在人身上得以完美实现,如显示屏延伸人眼的功能。且随着技术不断发展,这种眼耳鼻舌身的延伸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放大,甚至离开地球深入到浩瀚无垠的宇宙空间中去。通过创造或衍生出新的技术理念和审美体验,使技术不仅仅局限为一种工具手段,而是人自身自由本质的不断延伸。产品的技术设计应当符合人体测量、心理生理和审美要求等,且其应用环境也要求进行这样的技术发明和创造。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技术美学命名者、捷克斯洛伐克设计师佩特尔·图奇内,对工具的手柄形式的制造做出很大贡献,使得手柄技术设计符合人使用习惯和舒适度<sup>[4](P205)</sup>。技术设计实践中的人体工效学,其初衷在于保证工作者具有舒适的姿势,完成经济的、简洁的、平稳的和有节奏的动作,其中舒适的目的是最为重要的目的,以此为机器的操作者创造并提供最佳的劳动条件。

## (二)从未特定化到自我完善的技术路径

人的未特定化本质使其自身的发展不再拘泥于如同动物所具备的纯粹能力,而是具有了无限自由发展的可能空间,也有了相对于外界的开放系统。在这个基础上,人有意识地进行观念创造的过程就是技术对于未特定化的超越实践,正是有了这些积累起来的超越实践经验,人在适应不同的变化着的环境这一层面已经远胜于其他动物,而人的未特定化也为技术提供了发明和创新的巨大发展空间。

1. 技术超越。正如格伦从哲学人类学视角来理解人与技术的关系:由于人类与其他动物相比,缺乏特定化器官适应自然,所以技术的发展成了必需,技术实际上是起到器官替代、强化和省力的作用<sup>[5](P388)</sup>。这种未特定化的状态实则也是另一种契机。任何天才创造出的技术不过是自然界所蕴藏能量转换器<sup>[6](P70)</sup>。技术的存在使得人本身这个系统不再是封闭的,它为人与自然打通了一条通路,以便于能量转换。这种转换前提便是未特定化这一特质的存在。未特定化所呈现的广度越广,深度越深,实现由未特定化的状态向完满转化的可能也就越大,同时适时营造这一种未特定的状态情境,也使得技术可以向外界开放系统下发挥效能的空间越多越广。在此情形下人运用技术所进行的技术发明与创造,才更能显出其适时合宜价值,也可以更加贴合人的需要,彰显技术的有用性和合理性。正是因为这一系列未特定化的存在以及运用未特定化这一特质过程中人们对其认识不断深

化,使人类自身适应自然过程中逐渐具有应对未特定化的技能和方法,也就是技术的早期雏形。

因此,正是由于人先天存在着不足,自身存在这样一种未特定化的状态,以及运用未特定化这一特质适时营造对于外界的开放系统,通过技术手段去补足并进行超越,从而为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基础。人的未特定化的特质正是基于这一历史维度,从哲学人类学层面给技术提供全新理论视角、独特运作思路与反思批判空间,引导我们认识到人的本质中存在的未特定化的状态,从而追求更高层级上的极致状态,以符合事物“运动—变化—发展”趋势,实现技术创新发展更高境界,解决以往没有被重视和解决的技术创造和实践思维中的单一性顽疾,对于技术创造和实践有着显著指导作用。在此过程中实现引导技术发现人的未特定化所带来的空间,使人们认识到技术可以施展的可能性及其条件,以完善人们价值观中对于在技术维度内未特定化特质的体悟,并能从进一步对于未特定化进行超越的丰富实践中,再次回到对于人的未特定化概念性认知,丰富未特定化的特质内涵和实践意义,并以此探讨技术和创造活动机制及其社会意义,不仅可以重申哲学应有宏阔视野和文化张力,而且对于理解和应对当代社会诸多矛盾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2. 技术塑造。技术是人类最普遍的一种主体性活动,而人类文化世界是一个被技术实践塑造的世界,我们的吃穿行用都无不渗透着技术带来的便利,我们生产生活等领域也逐渐离不开技术有用性和合理性带给我们的便利。从劳动工具的制作到人自身的改造、艺术创作、制度技术,无一不能没有技术的参与。也是由于有了技术的发生、发展以及功效的实现,进而有了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对诸多技术活动的抽象概括的“技术”这一范畴。如亚里士多德指出,技艺的有效原因在于制作者而不是被制作物<sup>[7](P319)</sup>。技术及其活动存在于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然而,进入工业社会后,技术在成为社会发展推动力的同时,规模化大生产使得技术倾向于单一化、公式化。真正使技术成为其自身,成为人区别于动物、个体有别于个体的精神内涵在于技术的哲学品格。随着现代科技进步,从无到有的观念创造使得人的未特定化逐渐趋于完善的系统化状态,人的生存与发展都越来越离不开技术。

每个人既有生理需要又有心理需要。“需要是个性的一种状态,它表现出个性对具体生产条件的依赖性。”<sup>[8](P283)</sup>所以在感官知觉体现出的“非专门化”层面看,技术是要以满足人的需求为标准,也即人类的感官知觉能力中需要补足什么,就要去创造什么,在感官知觉未特定化领域中才能找到技术灵感与价值,实现技术有用性和合理性。人在此时对于技术更多的是依赖,在如此发生发展过程中,技术和人逐渐形成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关系,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双向互动的,技术是属人技术,而人在此时也是技术的人。技术对象是产品,但技术目的并非产品,而是满足人的需要。技术是属人技术,由人进行主导技术,也由人来进行有效利用和进一步开发和创造,在此过程中,技术对人的影响逐渐深化,甚至使人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技术人”。

### 三、单一技术路径反思的生态视界

真正的发展从来不是从单一角度限定和衡量的。尤其是在于明晰技术正负效应后,在多重要素考量这一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有生态层面的评估考量,从生态视界引发对真正发展的深度反思,以此实现对人的本质的认识论层面的第二次转变。

#### (一) 技术的不合理要素

基于对人的未特定化所进行的技术超越实践层面进行反思,有助于发现单一技术路径在这一实践中存在不合理成分,特别是技术本身以及技术使用不当而引发的生态负效应问题。

1. 技术风险。人类认识水平的限制是技术风险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人类受到社会历史实践水平、主客观条件等限制,往往对某一客观事物的认识存在难以预见的后果。正是由于人类的这种

认识局限性,盲目滥用科学技术,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人在运用技术对自身所存在的未特定化特质进行超越的同时,也逐渐具备某些技术属性而有了变为“技术人”的趋势。“人的进化方向是‘技术的人’。”(斯蒂格勒语)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的是人自身的超越,人因而也在某一程度上成为技术层面的人,实现另一维度的不同于“自然人”的超越<sup>[9](P104-105)</sup>。在技术作为一种属人的技术的同时,人也因自己由于技术的使用产生依赖和不可分离的关系,导致技术可以对人产生影响,且人也在此时兼具技术属性。

技术在产生之后的使用问题也令人堪忧。以海德格尔观点看,现代技术是控制人的作为“座驾”的技术,技术在超越人的未特定化特质的同时,侵犯人的道德权利。现代技术既不仅是一种人类行为,根本上也不过是这种人类行为范围内一个单纯工具,对技术所作单纯工具的、单纯人类学规定原则上就失效了;这种规定不能通过一种仅仅在幕后控制的形而上学的或宗教的说明来得到补充<sup>[10](P939)</sup>。虽说技术是属人的技术,其也在影响和改变着人自身。这种改变和影响在上述价值中所体现的是有利的一面,而在进一步反思追问中,这种延伸也阻隔了人的正常感官知觉和感受,造成一定程度的迷惘和困顿,且这种延伸往往只是物理距离维度上的缩短,而非真正对于人的感官知觉或行为方式的能力或效能有所裨益。说明在对于人与人沟通,诸如人的社会属性问题上,这种延伸也带来一定隐患。

2. 技术负效应。技术自身所具有的缺陷也往往让人始料未及,这是产生技术负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无法预知也就无法预料结果如何,由此无法保证其缺陷不被放大。而技术制品的出现及其壮大,以至渗透到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给人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引起人们心理精神意识层面的恐慌。

飞机的发明原本是弥补人未特定化特质,给人们带来出行便利,而却被恐怖分子用来撞击美国世贸中心;中国人发明火药开山取石,而西方人却用在军事上,后来对其他国家入侵起了重要作用,给其他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指南针的发明原本是用来观看风水,而西方人却用来做航海技术、争夺世界霸权等的辨别方向。观念创造初衷是好的或是有益的,但往往在于谁来使用和怎么用而产生不可避免的问题。且在不远未来,人的生命都要有技术进行介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已有道德、价值体系的冲击甚至颠覆。因为人生于自然且从心理体验和价值归宿方面依赖自然,人在逐渐依赖技术,以至无法脱离技术,在此过程中会缺少之前原生自然带给人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技术能否在这一维度进行替代且能消解给人们带来的这一影响,还需要在其进一步发展演进中不断探索以及寻得更好方法与途径。

3. 技术的报复。从人的未特定化的特质及其发生和发展历程看,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人的,源于人的观念创造。而重新审视技术报复可以发现,若只是属人的技术情况还简单些,在相当多情境下技术是不受人制约的,且一些危害是放在长远角度才得以显现的。如计算机等复杂系统的未来状态也是极难预料的,其对人体主要危害是电磁辐射,如同很多技术报复事件一样,在提醒着人们除技术外其他事物的价值。而避免计算机报复效应的最好办法和唯一办法是保护除计算机外无关的资源。只有这样才能从技术单一路径下解放出来,使得技术对人体危害降到最低。可以发现,技术以慢性的、更顽固的问题取代危及生命的问题,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环境方面,自然界的抵抗也不仅在室外<sup>[11](P211)</sup>。人在自然中受到伤害远远不及现代技术对我们身心带来的隐患。虽说这些技术早先都是为了弥补我们的未特定化的特质而进行的观念创造,但在与它们朝夕相处的同时,发现这些诸如室内空气污染、电子辐射等危害正无孔不入侵入人的身心,且还有类似抵消人的原有功能的现象,如电子办公使人固定在狭小空间而弱化了身体各项机能从而引发一系列健康隐患。

更值得注意的是,渐进、长期和分散的问题竟然比突然的、令人震惊的问题要难控制得多。如石油制品从小企业、住宅和加油站的容器里不断渗漏,成为比任何一次大的原油泄漏事件都更为严

重的问题<sup>[11](P29)</sup>。自然灾害固然恐怖可怕,但自然灾害发生有其必然的一面,如森林大火若是正常自燃引起的,很可能是自然在自行调整植被分布和种群平衡,伤亡不会很大,即使有伤亡也在可接受范围内。而人为引发的火灾不论缘由是什么,都会造成不可避免的大面积损害,结果往往都是百害而无一利,既无调控作用也无平衡作用。相比于自然灾害,我们所要面对的原油泄漏、核泄漏等事故显得更为恐怖,且我们向来不具备自然那般智慧,可将调控和平衡都算在其中,因此人需要更加谨慎,生态视界不光要看向自然,更要看向人自身。

### (二) 技术超越实践不都是在实现真正的发展

纵观现今发展越加成熟的林林总总技术,其核心都是针对“人”这一主体要素展开的。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人的未特定化特质,且也在人为营造未特定化特质这样一种开放系统领域取得应有突破,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体现着技术的创造性。由此不禁会引起这样反思:对人的未特定化超越实践是否真正促进人的发展,抑或是自然的发展?

自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精神依托,自然孕育了人,为人提供一切必要的生存环境和资源,而人进行观念创造所需的生产工具、生活资料,说到底是从自然中获得的,不论是直接获取的,还是人进行进一步加工改造获得。在观念创造的过程之中,技术打破我们与原生自然一衣带水、紧密相连的存在状态。基于此,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过去人们片面地强调了自己在改造和征服自然过程中所拥有的主观能动性,只考虑对自身的未特定化的补足的实践,考虑自身需要的满足,同时也要认识到自然规律的客观存在性,人在自然界里能获得多大的自由,不单取决于人的能动性的发挥程度,还在于适可而止的认识和控制能力。

正视对人的本质能力和感官系统功能协调的遮蔽这一回避不了的实质问题,当我们超越自身乃至空间限制,能使技术成为代表人的属性的一部分,但延伸出去的我们感官各个部分仍是相互独立的,就算其中某一个效能可以趋于完美,那也只是一枝独秀,无法让我们获得整体上的满足感和优越感。与此同时,我们感官意识无法进行有效信息传递和互换,成为孤立而封闭的系统,至此我们截断自身功能得以自然而顺利地得以体现的路径;此外技术在强化身体机能的同时也在发挥着消极作用,如各种代步工具在被发明制造出来后,替代人相当一部分行动力,久之人的身体机能由于这种替代而减弱,这与人的未特定化特质的超越初衷相违背。技术是源于人的未特定化的超越需要而产生的尝试,这种尝试应当是不断积累经验和反思过程中进行改造,实现人在器官功能和适应环境能力上的长足发展,同时也要警惕在超越之后对人本身正常能力的遮蔽和削弱,即使没有预料到这样后果,也要正确对待这一现实,并积极思考应对策略。

### (三) 需加之以生态理性的引导

当今消费主义浪潮下资源环境问题和文化生态问题,从某个层面而言都无一不与技术能否实现其有用性和合理性有关。可以说人是有极大自主性去认识自己观念创造过程,并对不合理地方进行纠偏。最突出的就是以生态理性去引导观念创造。

首先,人自身所处自然世界是一个庞大系统,每一个构成部分都依赖于作为整体自然生命系统,每一要素都与其他要素在交互作用,各自发挥效用,共同推进整个系统的有序高效运作。人是来源于自然的,人的创造灵感也是源于自然的,其观念创造实施中的资源也是取之于自然的,因此有义务确立生态理性指导理念,在超越实践中确立合理适度的生态价值理念,积极营造动态平衡,不能因为技术而与一衣带水的自然相脱离,在发展的同时,综合以生态、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要素进行评估考量。

其次,生态视角也要求人在自身的生态理性引导下,看到自然本身应有的生命价值和生态价值。人在自我引导的过程中也在实现自我教育,这也是人的一种发展方式,是根植于人本性深处的发展。人所进行的尝试和创造并不都能带来长远的益处和发展,这就需要在不断地积累和反思中,

由生态理性进行引导,逐渐摸索出新的方向,从而使得自然于人而言,不仅仅是具有单一的工具价值,而且是由鲜活的生命体和宝贵的资源共同构连成的生命系统。可以将自然内在价值充分显现,人的活动也会更加生态化,自然也不仅仅是资源和工具价值的体现。

再次,人在对自身未特定化的特质进行超越之余,也要考虑这样的实践有无长远利益,以及它是否可以促进人的真正发展,而非一时的为创造而创造,为一时惊异而创造。人所处的自然又何尝不具有未特定化的特质,在数万年演变中虽也遵循一定规律却没有固定形成模式,人除了对自身进行超越,实际上也在对自然进行着一定程度改造,并满足于自身实践所带来美不胜收的景观形态,却远远不如自然本有的鬼斧神工。究竟是否可以对自然的未特定化进行超越以达到自然层面的真正发展也是需要反思的问题,思考这个问题同样可以带来和人的未特定化一样的两难问题,是否应有这样超越究竟对于未特定化实践是否真正极大地促进了人的发展?我们需要如何看待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生态视界的引入可为人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进行的对于未特定化的超越实践,提供一种反思批判维度和方法论上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基础,使技术实践不再局限于仅仅只是作为一种工具手段,而是作为根植于人性深处需要和对人的感官知觉的进一步延伸放大。可以说对于人的未特定化这一特质的完善是现代技术的主要推动力,更重要的是对客观规律的发现和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从而使技术具有应当遵从的生态法则,不能为实现超越过程而进行强行构造和不符合生态规律的破坏,理应是实现技术本身生态合理性上的批判反思。

#### 参考文献

- [1] [德]米歇埃尔·兰德曼. 哲学人类学[M]. 张乐天,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 [2] [德]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3]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 [4] 张相轮,凌继尧. 科学技术之光[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5] 蒋劲松,刘兵. 科学技术哲学读本[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6] [美]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 熵:一种新的世界观[M]. 吕明,袁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 [7] 苗力田.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 [8] [苏]彼得罗夫斯基. 普通心理学[M]. 朱志贤,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 [9]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M]. 裴程,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 [10] [德]海德格尔选集[M]. 孙周兴,译. 上海:三联书店,1996.
- [11] [美]爱德华·特纳. 技术的报复——墨菲法则和事与愿违[M]. 徐俊培,译.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孙洁)